

談梅蘭芳的「鳳還巢」

齊 崧

熱門名戲三大難關

「鳳還巢」也是梅派名劇之一。在民國十幾年至二十幾年間，曾一度頗為盛行，即使到今日，也還是被觀眾視為一齣熱門戲。以其情節曲折，妙趣橫生，是一齣「戲包人」的名作。所以任何人演來，都如火如荼。令人看了稱心滿意。但要想演得突出，够得上梅蘭芳的水準，却也不是一樁容易事。何以言之？因在情節穿插之外，在

表演工夫上有三大難關。不是能把握感情，熟諳舞台表演技術，及具有傳神工夫者，對此三大難關，甚難克服。第一難關為出場的第一場戲。第二難關是悶坐深閨個人表演的一場戲。第三是最後一場團圓的戲。這三場戲都難在面目表情方面。內心之流露，眼神之運用，啼泣的音色，都很難把握，是可意會而難以言傳的。梅老板這一份獨到的工夫，也就是本文儘可能要指出的。至於如何能達成這種神韻，還要靠着個人的修養和體

會了。

曾有友人告稱「鳳還巢」一劇是脫胎於崑曲的「風箏誤」。「風箏誤」一劇也是敘述一雙姊妹一醜一俊和一個醜郎和一個才郎，經過種種誤會而最後終於醜配醜，俊配俊的故事，結果是大快人心以喜劇終場。至於鳳劇係由何人改編，以手邊無此資料，也不願作空中樓閣的揣測。劇情是侍郎程浦有二女，長女雪雁嫡出而貌醜，次女雪娥，庶出而娟麗。程將次女許配年侄穆居易。

雪雁夜訪穆郎。穆居易疑即其未婚妻憤而出走投軍報効。程老夫人願先將己女出嫁，故於穆家迎娶時竟移花接木將雪雁送入花轎。事有湊巧，穆家迎娶亦係由朱千歲冒名頂替，冒娶冒嫁，活是一對冤家。嗣後穆君功成名就，由洪元帥為媒迫與程女完婚。花燭之夜，新郎拒入洞房，經再三逼迫始揭去蓋巾。不但非該夜所見之女，且豈若天人。遂連行賠禮，對於新夫人之掩面悲啼，尤不知如何是好。疑雲盡釋，一場風波始告平息。全劇峯迴路轉，柳暗花明，再綴以詼諧場面，好不耐人尋味。前後共分十七場，梅老板主要的戲，也不過僅五六場戲而已。



伶王梅蘭芳「鳳還巢」劇照之一

兩次演出先後比較

筆者第一次看這齣戲是遠在民國二十年，地點為北平開明戲院。其實這戲在民國十幾年時已經推出，而陰錯陽差總未得機會看到這齣戲。那時梅老板已由美載譽返國，正在他的巔峯狀態。嗓子奇佳，一段流水唱得真如行雲流水。混厚自然，洵滴入耳。扮相也是綺年玉貌，花在枝頭。以後又在某宅堂會看過一次，他就遠去上海了。一直等到抗戰勝利後復在上海天蟾舞台重溫斯劇，在表演和做工上均有改革。論技術無疑的是更上一層樓。只可惜是「老」鳳還巢，論扮相已非復當年矣。歲月不饒人，雖梅郎亦難逃此公道也。以往在平津一帶貼出此戲，多半是張春彥的程浦，侯喜瑞的洪功，一定是姜妙香的穆居易，蕭長華的朱千歲。慈瑞泉的程雪雁，以後在上海就換

了俞振飛的穆居易，茹富惠的朱千歲。何人的雪雁則記不清了。茲將梅老板的重要場子及前後演出有何不同之點，就記憶所及略述於次。

(一) 議婚

全劇的第二場。

程雪娥隨程夫人上，并在程夫人念白後接念下句「攻書習禮又拈針」。梅老板是梳大頭，帶水鑽頭面，穿淺粉紅色繡白梅花的帔，着白色繡五彩花邊的百褶裙。(以後在上海天蟾是穿蘋果綠繡五彩牡丹的帔)扮相端雅大方，豔光照人。念引子清脆甜潤，眉宇間表現溫柔個性。告坐與雪雁出場并無任何突出。直到二老爲了這樁婚事，各持己見，爭吵起來。這時梅老板就施展工夫了。以兩目表情。先是嬌羞低下頭去。看二老起了爭論先是略抬頭用眼瞟着二老又不肯插嘴。最後

才眼珠一轉出言解勸。配合劇情發展，表演層次分明。一雙秋水，運用靈活。在此兩難情況之下，露出幼女心聲。此爲該劇之第一大難關也。而梅氏演來，得心應手。確爲得意之筆。

(二) 相親

全劇的第四場。

先是程浦喚出雪娥，命她暗中偷覷穆公子，待朱千歲祝壽走後，穆公子到來。程老先生請他上坐與之流連，暗中照計而行。這時梅老板暗場上，站在九龍口處念「堂前邊父命，屏後看才郎。」念時出口輕，收尾重。重在「才」字上。念著才郎三字時，用水袖在前面輕點三下與之配合。接念「適才奉了爹爹之命，前來偷覷穆郎，待我向前偷覷偷覷。這幾句念得要輕，語尾拖長。輕移蓮步向前，轉身背袖作偷覷狀。稍一刻轉面向台前，內心歡悅，聲音都變了。喜容滿面的接念「哎呀，看這位公子，神清骨俊，氣概非凡。」這時兩袖一合接念「哎呀呀！」(聲音甜極了)爹爹眼力果然不差。說時以右袖從鬚邊掠過。滿面春風好似綻放的花朵。扭身再看。這次時間短，看了便縮身後退。面帶嬌羞，如醉了的海棠。口念「哎呀，不要在此久留，倘被大娘姐姐看見，豈不說我輕薄，我且回房去吧。說時眼珠兒一轉低頭看脚下，抽身背袖急欲回房，走了一步又停下來。輕步轉身再向裏一望再接念「好一個美貌的才郎。」說時隔着水袖翹起大姆指。然後以袖掩面羞下。這段表演已把愛慕之情描述得淋漓盡緻。但這并不難，稍有演技者都可以演得出，祇



梅蘭芳「鳳還巢」劇裝照之二

是不不要輕浮過火而已。記得看過另一位相當有名演員在此段表演時竟拍着雙手歡天喜地的進了場。雖也不為錯，但畢竟近於輕浮，份量顯得不够了。梅氏以後在上海演這段時，又將它改進了。第三次轉身欲待再看時，中停站定，臉容收斂，以手在胸前略搖一搖表示不便再偷覷了。然後作一嬌羞淺笑轉身進場。這樣似乎更為含蓄，避免三看的重複。的確增加了戲的份量。但目前如此做的恐怕還不多呢！所謂曲高和寡，也祇好是如此解釋吧。

(三) 閨嘆

全劇的第五場

這一場是梅老板大段唱工戲。由西皮倒板到五句慢板，新腔迭出，一氣呵成。真個繞樑三日，流行至今不衰。這就是當年大中華一張唱片裏的「日前領了嚴親命。」一段唱，早已膾炙人口，人盡能歌。其中如「偷覷郎君。」和「家道清貧」都是出類拔萃的好腔。「只見他，美容顏，神清骨俊」的腔，當時的唱法與後來的不同。據琴聖王二片稱，他當時所編這一句的腔，確是好腔。然而并不適合梅老板的嗓子。如由程硯秋歌來，必將過之。所以梅氏修正此腔變成了目前的面目。以筆者的觀察，則仍以當日之舊腔為佳也。至於最後兩句慢板之辭句，後來也修正了。當時之辭為「倘若是，苦用功，自能上進。自古道，佳才子，豈必名門。」以後改為「倘若是，苦用功，力圖上進。也能够，功名就，平步青雲。」梅老板在上海演出時，已經是改正的辭句了。

辭句改得不錯，但筆者認為如將「也能够」的「也」字改為「必」字，豈不更有力量。而將腔稍為變動即無倒字之虞了。以下便是雪雁，定要拉她妹妹同訪穆郎而為所拒。於是她毅然獨自去了。這場雖屬重頭，但在做工表演方面則是輕而易舉的。

(四) 閨怨

全劇的第十場

筆者認為這一場戲才是全劇之精華，為梅老板單獨個人技術表演的一場重頭戲。也就是前稱的第二「難關」。難在何處？且聽一一道來。雪娥眼看姐姐上轎之後，心中是什麼滋味，不言而喻。回到房裏，臉帶愁容，兩眼無神，面前一片空虛。在以下的幾段做表及念白裏，把觀眾的心情忽而帶至冰雪邊緣，忽而使人春風撲面。忽而泫然欲涕，忽而甜在心頭。這種出神入化的轉變，也就證實了梅氏演技之高超。其妙筆生花之處如下。在念「……爹爹將我許配穆郎，今日大娘又將姐姐嫁了過去。爹爹不在家中，無人替我作主。思想起來。咳！好不煩悶人也！」念得如泣如訴，令人盪氣迴腸。以下接唱四句南梆子，茲不多贅。嗣由丫環報知前來迎娶的并非穆公子而是朱千歲，於是又暗自慶幸，化悲為喜，命丫環再去打探明白。且念且表。念「哎呀呀！怎麼世上竟有這樣的奇事呢！」先是眼珠一凝神。撫掌合袖，然後再平攤開雙袖表示不解。接念「那日朱千歲前來拜壽，也曾見過他一次（眼珠一轉，作追憶狀。）那像貌麼，長得十分醜陋（微搖

頭，眼神中帶着幾分譏笑）。與我姐姐麼（稍停又是眼珠一轉，這時似乎有兩個鼓點子）這時將兩手由袖中露出，以左右手的食指隔有一段距離比劃着。用眼看左食指，再轉到右食指。然後向台下交代露出會心的微笑。口裏念着「真可以稱得是一對女貌郎才。」「女貌郎才」四字聲音加重，微笑時以右袖掩口。台下爆出熱烈掌聲。稍停接念「有那邊冒名前來迎娶，就有這邊頂替前去出嫁，怎麼這樣的湊巧呵！」念時先是以右袖向左指，再抽回右袖向右攤，然後再雙手撫掌合袖綻出微笑。再接念「大娘呵，大娘！如今你是枉費心機了。」又由丫環來報那位穆公子不辭而別去向不明。梅老板臉上頓時一變又轉喜為悲，雙眉深鎖。口念「哦，那穆公子走後，未曾歸家。」聲音是那樣的焦急。

丫環念：「正是。」

梅念：「他……他往那裏去了」以左袖牽右袖往外一攤。

丫環：「不知去向。」

梅念：「何不早說？」

丫環：「先前不知。」

雪娥復命丫環再去打聽。台上只賸梅老板一人接念「又是哪裏說起！穆郎好好住在我家，因何不告而去了？」低頭沉思眨眼再接念「莫非他不願就這門親事麼？既然不願就這門親事。只管明言。何必離家遠走，事有蹊蹺。」念時心神不定疑雲滿腹。「唉！穆郎呵穆郎，獨自一人往何方去了。」念時雙眉微蹙，脈脈含情。聲音是纏綿哀怨兼而有之。似這種瞬息轉變搖擺不定的

心情，是頗難掌握的。此外須抓住雪娥一角的性格。她是「一個秀外慧中的賢淑閨閣。絕非幸災樂禍鼠肚雞腸的小人。她喜的是深自慶幸未為他人詐騙。她憂的是怕從此失去穆郎。若是表演超過了這個界限變成解恨趁願，那就失去了要掌握的性格。所以以上這段表演難也在此，好也在此。令人仰止也在此。至於唱的一段南梆子韻味感情兼而有之，猶其餘事也。

在這一場裏，所穿的帔又換了一件海青色繡粉紅天朵梅花（等於是團花）的帔，頗為豔麗。最後在上海看的一次，連頭面都不一樣了。是點翠頭面，兩面斜插帶穗的珠鳳。帔也是海青顏色，但繡的是五彩團花（見附照片。）論服飾似乎比以前更為考究。但以身體發福，自無以前窈窕淑女時代之賞心悅目耳。

（五）拒避

全劇的第十四場

「本應當」一段西皮原板，已經是家喻戶曉的一段唱。腔調之美為梅派西皮之冠。高亭唱片問世之日，梅迷曾為之瘋狂。街頭巷尾到處「鑄京避難。」筆者也曾為之忘餐廢寢。其中工尺，連胡琴過門在內，不能更動一字。經過數十年之考驗，風行如昔。以下的幾段流水，亦復如此。「母親不可心太偏」一句，梅氏後來改為高腔。但「母」字用高腔并不好聽，是否依照中州韻必須念高音方可不倒，恕非筆者所得知，尚須求教於高明。如其不倒，則仍以走低為佳也。另在身段方面，前後也有所不同。昔日在平津演唱時，記

得他在唱完原板之後，即拂袖而起。唱流水時是站在上場門斜椅後面唱的。唱時有時面對母親，有時面朝台下。原則是說爹娘或自己時都是面向台裏，此外都是向台下交代。在上海那次演出，他就沒有再起立。始終是坐在斜椅上唱的。這樣處理，似乎更為高明。如起立似乎帶些爭吵的意味，依照雪娥謹守庭訓的作風，是不應該如此的。但在身段表演上似乎不如站立來得活動自由。事難兩全，也祇好是捨魚而取熊掌了。臨進場之前唱了兩句搖板，以為最後一場作一伏筆。辭句是「明知陷阱須防範，待機尋父到軍前。」

（六）團圓

全劇的第十七場

團圓這場戲，雖然是以喜劇收場，但仍是一個悲喜交集的局面。編者故意賣弄穿插，要將劇情抬到高潮，然後使之「瀉千里大快人心。所以程雪娥這個角色演來要悲中帶喜，喜中含悲，其中悲喜成分的交流，要恰到好处，就足以扣人心弦了。所以筆者認為此點是此戲難演的第三關。

在小開門牌子聲中，穆公子毫無笑容的先上，隨後丫環扶梅老板上場。身穿大紅繡被繡裙，頭蒙大紅繡緞頭巾，入坐帳中，丫環暗下。穆公子呆坐大邊台口，垂頭喪氣，一語不發。僵持一刻，因二位媒人一定要問個明白，所以他才說出要問程老先生，便知分曉。一再逼迫，他始說出那夜私奔之經過。程老先生堅持要他認清新娘是否那夜私奔之女。被逼無奈，在二位大媒堅持之下

，他才鼓起勇氣撩開蒙頭巾一看。非但不是私奔之女而是一位絕代佳人。只見台上好像一漂亮雪娥頭帶大紅絨花豔若桃李芳華絕代。這時忽聽梅老板一聲悲啼念出「喂呀！」二字。雖祇有兩個字而所表現的却是蘊藏已久的冤抑和平日的多少辛酸。有如孤雁長鳴，猿啼三峽。穆公子恍然若失連忙上前賠禮。這時台上娘子哭了，媒人氣了，岳父怒了。穆居易這裏作揖，那裏下跪。忙個不亦樂乎，但仍掩不住他的疑團盡釋，笑逐顏開。梅老板念第二個「喂呀」時，雖是冤抑得申，但是猶有餘哀。梅老板第三次念「喂呀」時是情緒雖已平定，而仍不免有自嘆命苦的意味。前後層次分明，操縱得當。以後的流水是兩人跪唱對訴，感情奔放，痛快淋漓。也正是全劇的高潮。

在唱辭方面，中期和晚期也有不同。流水中晚期將「奴家生來非下賤」改為「奴家生來願臉面」。「非下賤」似過於通俗，不如「願臉面」三字來得輕重適宜。

最後一句搖板原辭為「前生註定今世緣。」以後改為「險些誤了好姻緣。」這句也改得好。好點不在是否破除迷信。而是妙在能切實道出程雪娥的心事。因雪娥內心實愛慕穆郎，恨不得能和他早成姻眷，又誰知平地起風波，竟鬧出一場誤會，險些破壞了一對佳偶。今能終成美眷，故想起令她後怕也。

訂閱中外雜誌請撥
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